

水

經

注

水經注四  
十卷

四部叢刊史部

上海涵芬樓景印武  
英殿聚珍版本原書  
版匡高營造尺六寸  
寬四寸

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

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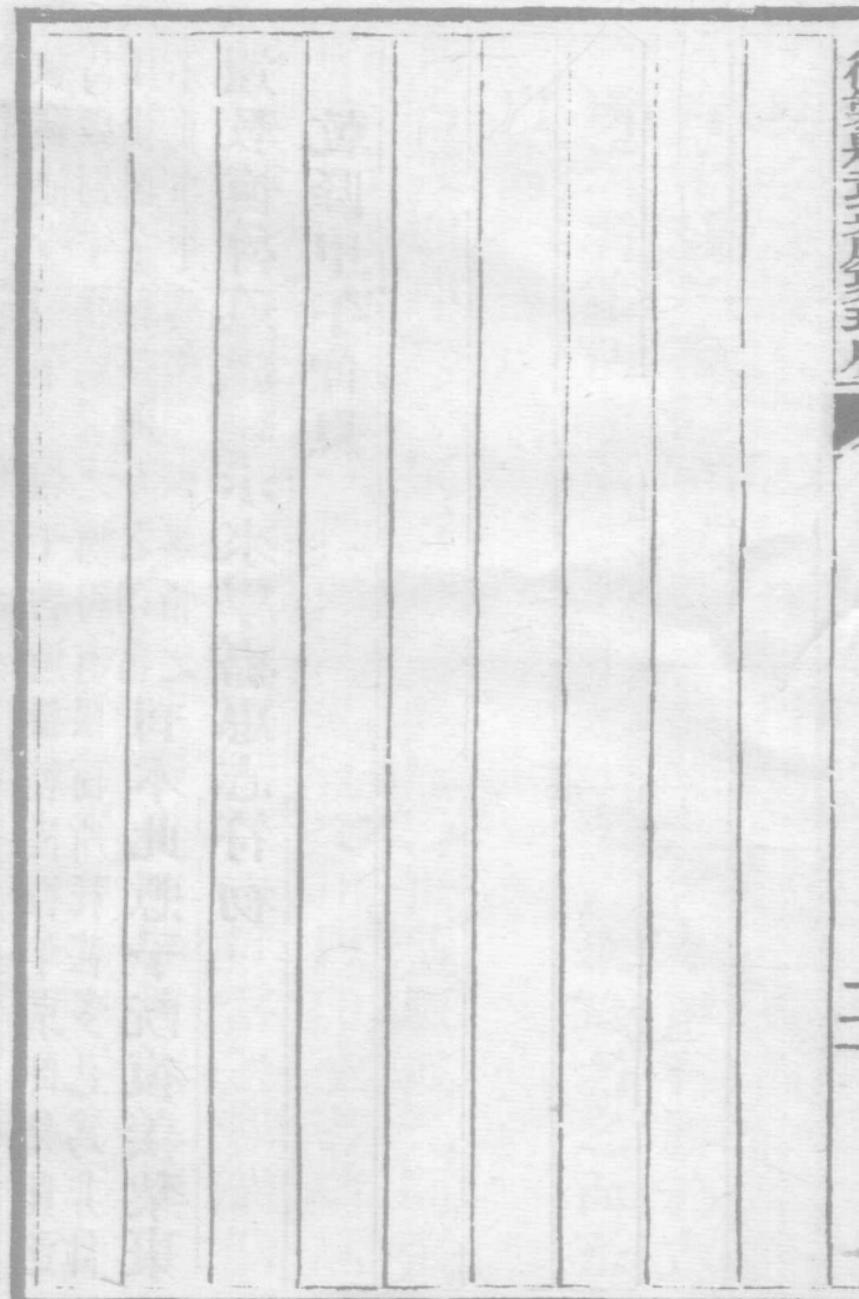
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覩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旣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歷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麤鎔鉛質軟

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

稽古搜四庫於今笑五車開鐫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爲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鵠冠體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鵠冠子卽活字版第字體不工且多訛謬耳富過鄴架儲機圓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腋事堪例誕泥法似疎毀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版排印貯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旣久銅字或

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  
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爲非計  
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爲惜之刊木此慙予旣復羨梨棗  
還教慎魯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

乾隆甲午仲夏



御製題酈道元水經注六韻

有序

酈道元水經注自明至今惟朱謀偉校本行世其文  
與杜佑通典樂史太平寰宇記所引經注往往不合  
又多意爲改竄殊失本來面目近因裒集永樂大典  
散見之書其中水經注雖多割裂而按目稽核全文  
具存尚可彙輯與今本相校旣有異同且載道元自  
序一篇亦世所未見蓋猶據宋人善本錄入茲經館  
臣排綴成編凡篇目混淆經注相錯者悉加釐訂其  
脫簡有自數字至四百餘字者亦竝爲補正以數百

年叢殘缺佚之書一旦復還舊觀若隱有呵護者然亦藝林佳話也因題六韻紀之

檢書斷簡萃全珍自序猶存善長真却以殘山將剩水竟如合浦與延津笑他割裂審無術

永樂大典所載之書類多散入各韻

分析破碎殊無體  
例是書亦其一也際此完成若有神南北少訛因未到

酈道元仕于北魏雖曾出使關中而足跡未嘗一至塞外故水經注中所載邊地諸水形勢未能盡合即如濡水之源流分合及所經郡縣多有訛舛至江淮以南地屬齊梁道元亦未親履其地詳爲考訂祇據傳聞所及

襲謬沿疑無怪其說之多鑿也古今略異究堪循悉心編纂誠宜獎觸目研磨信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

御製熱河攷

攷水源而不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雖博綜載籍稽諸故老之流傳不能參互而訂其蹕曩或以熱河爲濡水之源余固心疑之而未暇深攷夫濡水卽灤河自多倫諾爾之北而來其源甚遠又折而東南數百里乃歷喀喇河屯又東南流數十里至鳳凰嶺熱河乃南注會之不應其源反出于此蓋濡自有源而熱河又別有源是不容紊今秋駐山莊遣喀喇沁郡王拉特納錫第內大臣努三往尋熱河之源則得之于察罕陀

羅海

蒙古語察罕謂白陀羅海謂首蓋以山阜得名

其地距熱河二百里而贏

流經固都爾呼達巴罕麓

蒙古語固都爾呼者伏行達巴罕者嶺也

遂名固

都爾呼河南西南至于中關東茅溝河水自玳瑁溝出西

南流注之又合而南流賽音郭勒河水

蒙古謂好爲賽音河爲郭勒

自霍爾霍克

蒙古語謂熟食

達巴罕之三道溝出南流折而西

南與湯泉

泉出山莊東北湯山

合又西注之三源既匯又西南流

沿山莊東北歷錘峯下山莊行宮內亦有溫泉流出匯之于是始有熱河之名南流折而東復折而南入于灤是則熱河乃會濡水而非濡源審矣酈道元水經注云

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東藏水出東谿西南流與中藏水合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又東南流逕列谿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層巒之上孤石雲舉高可百餘仞其水合流入濡按道元所言石挺卽今錘峯其曰三藏水卽今固都爾呼茅溝賽音郭勒三源則熱河之爲武列水無疑第古今異稱今人但知熱河而不知武列耳然所云三川合流之敘則不足据今攷固都爾呼爲西源茅溝爲中源賽音郭勒爲東源西

源自北而來先合中源又南始與東源合道元所謂西藏水又豈能越中藏而先與東藏合哉此其敘述錯綜已足滋惑而以中藏爲先合東藏則又其顯然大謬者也又如以濡水爲經白檀北夫白檀乃今密雲實非濡水所經則誤以漢書地理志之洫水亦名鮑丘水  
卽今潮河爲濡又從而傳會之矣蓋徒尚耳食而未親履其地晰其支派脈絡分合之由母怪乎其舛也或以爲熱河旣會濡而東入于海則謂之濡源亦無不可何須置辨是大不然夫江淮河濟何一不入于海而皆謂之海可乎昔禹

貢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爲亦若江之岷山淮之桐柏矣

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自葱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

水瀦爲蒲昌海

卽鹽澤蒙古語謂之羅布諾爾

伏流地中復出爲星宿

海

蒙古語謂之鄂敦諾爾

卽元史誤譯爲火敦腦兒者

其水在枯爾坤之東昔皇祖遣使窮河源得之

于此

御製文以記其時同部未入版圖故止及星宿海也

至積石始名黃河則大

禹所記亦第就目所經見者而言道元又安能以所未

經見者而一一詳訂其曲折也耶苟非命使親履其地

烏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乎近勅儒臣輯熱河志故

攷其源俾知所從事若夫濡水之源則更俟他日詳攷

之

御製灤河濡水源攷證

濡水見史傳者凡五

說文故東安入漆涑者涿郡之濡也廣輿記出易州窮獨山一名聖

女水者易州之濡也竝音儒左傳出高陽者河間之濡也音而三水皆由天津入海此獨石口外之濡讀如難

音與灤近其水自由永平府之樂亭縣入海與畿內三

濡迥不相涉又水經注蒼梧之濡水出永豐縣濡山字

亦音儒名亦適相同耳

而惟灤河之濡水源遠流長雄于其四酈

道元水經注所云出禦夷鎮者也昨歲命方觀承考濡源委亦旣繪其梗槩條分縷析而爲之說矣然以漢文訓蒙古語未如同文韻統得字音之正而鄂博之類穿

**鑿更甚**

蒙古語謂堆砌石以表祭處爲鄂博方觀承乃書作我輒且引鄭氏及詩大雅之言證爲輒祭

行路神之義鑿而謬矣曾爲鄂博說以正其誤他如們綽克之爲們催達巴罕之爲大壠類此者不可枚舉難以一一爲之辨訂也

因命嚮導大臣努三望方觀承所遣同知黃立隆者重循其源以至其委于是二千餘里之灤河曲折分合盡得其實因詳注其地名及諸水之匯流而酈道元歐陽修等竝元史河渠志所載相舛誤者都爲四條攷證如左夫江淮河濟中國之四瀆也其理大物博較之灤河濡水不啻倍蓰而禹貢以數語盡之茲注濡水數千言猶有未盡焉古今相去不可及者如此蓋得

其簡則足以提要而欲其詳反不免致繁抑以塞外中  
土語言不同人跡罕至斯固難易所由殊然則就同文  
韻統會中外而傳濡水之實詎不在此時乎哉

灤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

山爲興安正幹自張家口向東至獨石口外爲大山折而西北過上都城入于圍場之海喇堪與興安大嶺相連屬出泉處較興安山梁尤爲特出山陽山陰樹木茂密與他山異信爲名山山陽爲民人居址山陰皆察哈爾蒙古游牧地

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諾爾涓流曲折伏而復現西北經訥克里和洛有小水自東注之又北經哈丹和碩之西噶爾都思台之水自東注之又曲折西北流至